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二

哲宗皇帝

回河下

紹聖元年正月丁亥左司諫虞策言今歲大河水入德清
軍城一城生聚被害者衆蓋是水司失於豫備若選臣蔡
與熟於河事之人子細行視必可以見得將來水勢所向
繫捷於逐處州縣鎮城預作隄防免公私倉卒受患詔令
鄱水監丞鄭佑等并本路安撫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
開秦先是鄱水使者吳安持奏乞塞梁村口樓張包口開
清豐口以來雖瓜河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相度施
行時蘇轍以祈殺宿裔不與也呂大防為山陵使行有日

矣。徽見大防於待漏語及河事大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徽曰誠然。公亦宜慎之。范純仁落不直東流。議徽告純仁曰當與徽仲議定乃令西去。純仁曰命已下奈何。徽曰事有理誰敢不從。即議於差儀門外而再降指揮使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議可。即一面施行。有異議。疾速聞奏。純仁始意與大防比。至是乃相信。服戊子三省言權河北路轉運副使趙偁言。患莫甚河既已淤澱。內黃宗城不可復塞。而開村一帶乃大河所行之道。欲乞繞候水消即開開村等三河門。使伏槽之水就不順直却行開潘澶洲故道。准備分播漲水。是時水衝銳意回河。論奏以千百數。詔率下轉運司議。同列多畏恐不敢正言。或

以不知河事爲解僨獨居中持議不少假借每沮却之因復上河議其略曰自爾有司回河幾三年工費擾動半於天下復爲分水又四年矣古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道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擇約以阨之開濬河門徒爲湖澤其狀可見况故道十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輒復自斷臣謂當充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素隄閉宗城口發上下約開閘村河門使河流端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 八年二月本官議以北流淺小可爲軟堰權開張則決之僨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

不能閉也是三者能去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例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關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全盛之勢以治東流北流可矣於是詔罷軟堰五月水官又請進梁村上下約束狄河門併爭不能得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干梁村北出關村京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幅員數百里縱橫散漫深廬舍敗冢墓遺民之僅免者老弱聚金堤上哀號之聲數里不絕是年冬水官又請因河依淺權堰斷使水勢入孫村口明年備又上言壅水爲患者驗甚明臣嘗追思

議正謂此也今有司又欲遠德清并濬清壘堵口歸納政
道臣謂河通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尚之治
水自冀北抵滄棧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而無志世有司
回河分水八年之間二渠分流功卒不就其勢可見奈何
又欲分之邪河自橫壑六塔高胡小具百年之間皆從
西決蓋河從之常勢也先帝嘗斷灼見河勢且鑿壘閉屢
夫之患因順其性使之北行此萬世策也自有司置埽創
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
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
而逆地勢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效也臣請開閘村河門
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滎洲故道以脩潞水如此則

五利全而河患息矣。僞既數建河議，水官方未能屈。武達以甘言說僞曰：「回河上意也。」公母固執，恐自貽禍。僞曰：「人臣當官而行，惟職是視，安敢妄測主意以買國也？」水官又請權堰梁村，鑿斷張已等河門，閉內黃決口。開雜瓜，疏口地回河東流。於是詔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乘傳相視，且會遂司定議。僞議以爲回河大利害也。八年之間，役者不替已試久矣。安當果決乎？又欲權堰梁，斷爲首取之議，不敢回也。張已一帶，即闕村舊河中，間空缺，距西堤七八十里。就使回河悉爲繕斷，安能禦大河之衝哉？且東流湖處無二百步，益以漲水，何可勝納？去歲嘗開雜瓜十五餘丈，未幾生於形勢，可見一日東流，既不容

北流又悉閉上壘橫潰之患何可勝言哉請先導張包以存北流修西堤以備漲水因其順決水流既通則河將自成矣是時獨末路提刑上官均與偁議合而衆相論難累日不決迺詔周視東北流較形勢審利害會遂司詰之曰將濬難爪以決東河於北流可乎潛憲曰可第無益耳又曰將不塞張包以存北流於東流可乎水衡曰不可張包存則東流敗矣于是時詔使曰蓄耳則水之趨北勢也奈何逆之由是從偁議奏請存張包而治北流既先行矣會曰口移復罷偁太息謂其子曰河無事妄擾之耳議者每以陵害塘礮上惑朝廷曹不知北流斷則塘礮遂淤矣北流尚存則恐美滄景悉為河南地以河爲限北大利也元

枯之末浮梁幾危詔聖之初竟深敗之西警廣武南抵滙
洲吾謂不上壘則下潰既已信矣不三數歲恐河無安定
之理誰當從爲上言之乎又大石府路安撫使許將言大
河東流的確利害度今之利若捨故道止從北流則慮下
流已涇而上流積滯爲害益大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
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害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
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塞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
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
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
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鄭佑與本路安撫轉
運提刑司官從長相度具圖保明聞奏既有未便亦各具

利害來上 年丑三省言大河累年利害未決近又權都
水使者吳安持與大名府路安撫使許將及河北轉運副
使趙偁議論各不同雖已令安持部水監丞鄭佑與本路
監司從長相度慮更有異議奏請往復詔差中書舍人呂
布純殿中侍御史并亮采葉驛放朝辭限三日往北京取
索部水監及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所陳黃河利害文字
同議如議論歸一即依前降指揮施行如有異議即仰呂希
純并亮采定奪具圖狀條明聞奏先是范純仁面奏許將
雙行梁村內黃口事理稍便吳安持亦以爲然即詔安持
一面施行蘇轍曰大河之勢東高西下去年北京留守蒲
宗孟以部城口危乞於西岸增築馬頭二百步約水向東

朝廷指揮水官與安撫提刑司保明如委得北流東流上
流別無疎虞然後施行遂司遂乞減馬頭一百步然是秋
漲水爲馬頭所激轉射東岸深湯德清軍第一埽爲害最
大及漲水稍落不能東行却倒射西岸恐須令遂司共議
乃得其實上曰此事不小當使衆人議之然已降指揮越
二日三省奏事罷上特宣諭曰黃河利害非小事也宜遣
兩制以上官二人按行相度范純仁等皆曰河上夫役耕
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蘇轍曰臣去年嘗乞遣官按行
是時太皇太后以爲水官只在河上猶不能保河之東西
今驟遣人亦難決上曰此事非細事但使議論得實雖遲
一年亦何損於是專遣市純亮來往視 二日己酉鄱水

使者吳安持都水監鄭佑言勸會堰梁村縵斷張包開內
黃決口疏口地開難瓜河凡五事乞據疏內相度同議已
得歸一者使聽一面施行認今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相
度逐件事理可以先次興工即一面施行 丁巳相度定
奪黃河利害所言看詳都水監所奏乞權堰梁村縵斷張
包等河門開內黃決口於黃家港上下多疏口地及開難
瓜河等五事除梁村水口據大名府路安撫河北路都轉
運司徒刑司都水監官北外丞司狀並稱合行堰斷同議
已得歸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興工已據運司一依前降
朝旨一面施行訖 己未呂希純并亮采歸自河上極以
北流爲便方施行而奏書樞密院劉奉世援舊例乞與河

議奉世文彥博吳克門下士也常以北流爲非內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吳安特所畫河圖及利害范純仁曰昨專遣呂希純并亮米躬親行河決定利害宜用其言不可復從水官之說上曰希純等行河不及一月而還止到大召未嘗至思冀恐有所不盡也韓忠彥等偕呂希純等所上河議亦未可施行又以監祭御史郭和章奏乞專委水官任河事上曰河事固當專付之水官失職則責之可也希純亮米之議尋格三月壬申相度定奪黃河利害所奏本所尋親到北京元城縣孫村口及館陶縣堤埽相視一帶水勢次到梁村張包口及內黃縣蒲溝口相北流水勢考之前世河流次第及廣行詢訪利害大抵北流勢順

下故河道常欲趨北前後所施行人工不少故見今水流
分路頗多今來逐司議論不同者四事惟張包河門等最
爲要切去撫司鄧水監之意欲於屢斷處仍起堤三十里
以防奪動大河轉運之意欲存留以爲北流下河所陳利
害本所契勘東流自梁村西下至孫村水口一十六里有
餘見今代槽水勢約八九分已來行流然河身皆自人力
所開大段窄狹其間村掃乃元祐三年所置本欲橫截大
河使之東去自關村掃至內黃下掃空缺者七十餘里張
包河乃在其間雖即今水勢淺小然去北之勢極爲順便
但自決大吳口後來累平之間北流隄防全不修葺即自
難以便依轉運提刑司所請張包等河門不行屢斷流待

漲水之出仍乞開內黃決口鑿開九里堤使水勢無壅其
東行亦依安撫司都水監所請疏口地開離水河以助東
流之水勢保明安是詣實是日癸酉詔都水使者王宗望
疾速前去提舉照管措置務要於向下州軍別無疎虞候
將來漲水見得河勢行流次第令都水監具的確利害保
明聞奏 四月乙巳都水使者王宗望言躬親相視得東
流水勢已及八九分漲包河一支即日減落水勢甚微上
件河門若不斷閉竊慮向去漲水不測牽奪大河水勢向
西衝刷河門愈更深濶已牒大名府都大與本地分都大
修閉限十日畢工去訖 六月丙申都水使者王宗望等
言措置四河自開村以下至內黃下埽埭堤七十里所用

新蜀萬數不少除將年計物料那融分擘外其口七十里
見爲七節修治每節各管一十里今約度每節添置梢草
四十萬束來此杖或計置每束約用錢三十五文計九萬
八千貫合取朝旨應副及乞差官措置並從之 七月辛
丑廣武掃危急詔都水使者王宗望亟往廣武掃提舉救
護 丁巳上諭執政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廣武
埽詳見專錄 八月壬午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
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功役及令南外丞李偉勾當葺口
王維同管開修 九月己未三省樞密院同呈李仲王宗
望欲開迎陽港河開燕家河門引水入澧州故道章惇曰
欲委吳安持相度曾布曰河防興役不一勞人傷財不可

不慎若非灼然有利此役未可遽興工亦以爲不足開安
熹亦以爲然博曰曹布在河北頗知河事又曰河遠以東
而下流壅遏未成河道兼隄防未完須疏治下流及增固
隄防不爾恐未免上流衝決之患布曰既如此不若且於
下流用功故道恐未易修吳安持好與作其言未必可用
安持前後於河防枉用功力不必口以至廉貴提刑司封
樁錢萬數蓋緣當時議論不一而安持筆務欲約大河歸
東流致德濟軍橫流墊溺公私財力困弊遂指圖中燕家
河門乃是初決者小吳口口博曰元豐中任河勢順流
未嘗用工却無事熹曰客臣開陳因言大河北流過鈞臺
下流深澗處入界河若更變移近北即流入北地河在敵

境則自可爲橋梁度河中國更無限隔之處所以文彥博
等議欲回東流但不敢漏此意布曰古今有欲引河往之
北地者如河不變移趨北則已果然亦非人力所能回也
韓忠彥曰但青水官上曰然遂批送安持相度云云 十
月己巳工部言都水使者王宗望等狀自閘村已下至栲
栳堤七節河門並塞閉了當全河悉已東還故道更無北
流之水欲乞下王宗望疾速相度移撥北流者大巡河使
臣人兵物料往彼分置增充準備枝梧庶免嗟口之患從
之 丁酉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清決以來東
北兩流利害極大十年紛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
自奉詔以來凡經九月上集成算遂斷北流以除河患望

下臣等奏付文官以紀紹聖臨御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祈修閉北流郭額官等功力等第以聞

此十月十三日工部云云十一月十五日當并王宗望事迹紹聖元年爲都水使者朔部日河決而東北流之議興宗望有請於朝遂塞張也樊郡等河自關村已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創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之水東遷故道又設爲經畫自關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補築新隄防及淤淺河道增修疏修疏濬雖盛夏漲潦更無壅決之患二年上嘉其勞進階三等授中散大夫除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未數月擢工部侍郎進階三等在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乙酉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其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功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功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耕及漲水月分先具利害以聞 癸丑三首
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紆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爲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束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至漲水時猶有三分北流水勢然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口埽決壞民田近據王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關村而

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已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
道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決今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
河漲水全歸故道下推舊堤多有損缺口薄處勢有可虞
至於閘村而下所緝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全河漲水兼京
城上流言處埽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詔權工部侍郎吳
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鄭佑疾速前去計會北外監
丞司自閘村而下直至海口以來逐一相視應新舊隄防
及淤淺河道合如何增修疏濬將來盛夏不致壅滯衝決
候過漲水無虞即據昨來所閉北流之功等第推賞仍先
具結絕事狀以聞如向去因措置不當致有衝決爲公私
大患亦當考覈事實重作施行 乙卯左司諫張商英言

臣伏見今年已閉塞黃河北流都水監長貳文章稱賀或乞付文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防將來衝決之患而已近聞使者王宗望外監丞李偉却乞開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吳安持乞候漲水前去相度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來東流底平則繞經水落立見淤塞若與今來河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用功九年費財動衆吳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年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漲水乃是狡老三穴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況立春漸近調夫及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說邦財民力何以枝持訪聞先朝時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

水官費種各有河議望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
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一處反復詰難務取至當經
久可行足議歸一免見年年遇漲水則乞候霜降水落過
霜降水落則乞候漲水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日曹
布因高英言河事極陳逆歲調夫多至於率錢民力重困
既切責水官以河事必大有煩索今京東河北皆飢數流
亡河役不可責解民力安盡曰河已東流不可復易布曰
河既已東無口議者大河非人力可回禹之行水行其所
無事也但因其勢而順導之則可矣東流固未可保其無
患不可不責水官用心照管若既復故道則當使如小吳
未決以前悠久可保不可使歲有水患也眾皆曰舊亦有

決溢布曰先帝在位幾十年河決者三四未嘗歲為患也
樞密院再對布復陳安燕屢言東流不可更議臣等本無
此意但未敢保其無患頃責水官以不可敗事也兼夫役
不可盡責民力須朝廷應副爾既對韓忠彥謂布曰厚卿
疑子宜以子聞嘗以回河為非故亦主北流之言布曰誠
不曉事未至於此使大河已東必欲從之北流以便子開
之論此言果可伸乎復數日布又言吳安持論河事既被
督責計窮辭屈真情盡露兼所言先留北堤四十里泄水
以為先有此論韓忠彥具知其說當時安持以謂河須東
流須閉北流乃可成功但以范純仁蘇轍主北流之論故
且為此說以誘之庶其肯聽今乃執此言以逃責更為欺

周上曰安持若以王宗望盡閉北流為非當時何不言布
曰安持為工部侍郎乃其職事何待今日方言北流不可
盡閉陛下固已察見其姦言矣上欣納退至都堂安持等
來粟河口事因反復久之布謂華淳曰何惜二十萬未應
割將來若敗事秋毫無所假借安持又言驪二渠為使布
曰若然則是北流是東流是安持曰須以新閉布曰然則
錢何年可了安燾云只為昨降文字以東流為非故如此
紛紛布曰本不以東流為非亦不敢以北流為是但不敢
保東流無恙爾至東流者乃罪人至北流者亦罪人爾事
但欲取口當爾東北何譯為盟曰同至安持別于布曰計
窮辭屈姦言盡安燾曰安持先曾有文字欲留四十里布

曰如韓志彥所聞乃是欺罔反復安燾曰布改定劉子以
東流爲非布曰臣嘗以謂用偏見主東流北流者皆罪人
臣素不預河事於此持心實平直於東北流無所主但欲
處國事當爾燾曰誰不平直上曰孰偏見誠不可反覆久
之布又言劉子乃韋諤所革臣嘗改定云新鑿七十里堤
未委可與不可擇察將來漲水及慮上流有壅滯衝決之
患緣公私之憂不細不可不預爲經畫此語恐亦合適至
於衆論所疑無不削口諤曰昨日已諭水官人大物料極
力應副若將來敗事水官亦無所假貸上曰當如此 甲
子左司諫張商英言伏聞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近詣三省
樞密院稟議河事在都堂經諤略無儀矩始以母老爲辭

又以須得二十萬夫千萬芻稍乃可往厲聲云水官豈可
下爲自全之計按安持主張河事八年今日始開口爲自
全之計即前後欺罔不攻自破緣韋博曹布是王安石門
人吳安持是王安石女婿又是安持男女姻家致安持持
此親戚恩舊敢肆侮使廟堂之體陵夷如此何以聳天
下之具瞻爲首秦之表式哉安持首鼠兩端必圖再用欲
乞下有司簿責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後費用若干人兵
錢糧稍草輿得是何功利從初主意爲是東流爲是北流
若主東流因何十六河不曾閉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築若主
北流因何年進馬頭水入孫村口若以孫村口分減水勢
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淺殿却於資家港等處行水明正案

情具列情狀檢會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責降施行仍自今年開塞北流以後專責王宗望鄭佑候過漲水取旨當罷況此一事上繫朝廷休戚至大下係生靈利病不小大臣豈敢以親黨之故置私意於其間所有臣自供職後來論列章疏亦乞檢會再賜採擇

商英此章據布日錄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亥今附本

日

乙丑上以商英言安持章付樞密院與三省同進呈鄭雍白上曾布嘗詰責安持反復姦言故安持對水官懼後命不敢不為自全之計亦無喧悖狀上曰安持果安石婿韓宗彥曰蘇下友婿布曰人臣何敢用私意死人變亂是非

以誤國事上曰此無可行者遂罷 二年十月甲申三省
樞密院言紹聖元年命權工部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
宗望監丞鄭佑自閩村而下直至海口相視應新舊隄防
及淤淺河道增修疏濬可使將來盛夏不至壅滯衝決爲
患即據向所開北流之功當言等第推恩如向去措置不
當致有衝決爲公私大患亦當考察事實重作施行詔以
大河東流朝請大夫都水使者王宗望爲右中散大夫朝
奉大夫工部侍郎吳安持爲朝請大夫候過來年漲水東
流無虞更加旌賞若致決溢仍舊滋長河患當議施行 四
年十二月乙未詔朝議大夫鄭佑承議郎李仲各遷一官
乃減三年磨勘內鄭佑依四年法比折朝請郎黃思特一

官並嘗治水功也又詔減三年磨勘仍依四年法比折又詔郭知章李偉王孝先各遷一官中散大夫王令圖贈左中散大夫賞首建王主田河功也 元符二年六月己亥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

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狀口書詔聖史官專主北流之議至東流斷絕乃不正言其日月蓋口目恣別有主於訛述則未詳細耳

七月丁巳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廣嘗爲南外都水丞遷都水監丞不主東流之議及是河決內黃故使孝廣按行因得中其素志 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共力救

復北河堤岸尋又詔東流各着埽分照管勾當 戊子監
祭御史石豫言竊聞閘村水漲其勢不至湍悍若加救護
可無決溢之患而有司坐視不救意謂于流決溢則下流
減殺蓋河口易以閉塞俛俛逃責以到今日全河北流滄
漫人戶田苗成此大患望根究錯責重行朝典以戒欺罔
詔王祖道體究以聞

舊錄於此下云河順下北流先帝已降詔旨而豫以爲
欺則誤矣新錄辨云大河流溢非細微可隱之事既按
視之必得其實若果如豫言漫民田廬則默責以戒欺
罔宜矣今不論事之虛實而即以豫言爲誤蓋私意也
今刪去十九字

九月庚子左司諫王祖道言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
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
流建議及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十二月乙巳水部員外
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軍之間蘇村埽今年兩
經危急請自蘇村埽危急處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埽
導河使之北行以順其性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爲
使從之

導洛廣武埽附

元豐八年五月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可隸都水監

舊錄云先帝導洛入汴繕完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
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辨曰道洛水造軍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詳之有
司邪始則專置一司得以裁實事既就當有統屬政各
歸所隸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二
十九字並刪去

元祐二年冬始閉汴口

此據紹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云去并三年正
月李仲云增入元祐四年冬宋梁燾奏議當考

四年十二月甲子御史中丞梁燾言臣愚嘗求世務之急
得導洛通汴之實始聞其說則可喜及考其事則可懼竊
以廣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嘗往來其間夏秋漲溢每
抵山下舊來洛水至北流入於河後改道洛以趨汴梁乃

乘河未深就嫩灘之上峻起東西堤闢大河於北壞其地以引洛水中間缺爲斗門名通舟楫其嘗導河以助洛水之淺涸也洛水本清而今則常黃流是洛不足以行而汴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餘波也增廣武三埽之修竭京西所有不足以爲支費轉運司每千於朝廷勢不能不爲之應副焉計自緣清汴之費其失無慮數百萬計從來上下習爲欺罔之姦朝廷惑於安流之說稅屋之利恬然不以爲慮而殊不知新涉疎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勢一薄則濶漫潰散將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口京師其患豈勝言耶此其大可懼者是耳以數百萬日增之費養異時京師萬一之患而已矣夫歲傾重費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衝以

除其害哉為今之計宜復為汴口依舊引大河一支故閉
以時遠祖宗百年以來潤國養民之賜誠為得策汴口復
成則免廣武溢注以長為京師之安省數百萬之費以紓
京西生靈之困牽大河水勢以解河北決溢之災便東南
漕運以蠲重載留滯之弊時節改閉以除歲變之苦通江
淮入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
可忽也惟拆去兩岸舍屋盡廢傲錢為害者一而甚小所
謂損小費以去大害也臣之所言持其大略爾至於考究
本末措置纖悉在朝廷擇通習前後之臣者付之無牽浮
議責其成功伏望聖慈面詔大臣商擇而施行之事繫國
體願留宸念 九年十月辛丑廣武瑋危忠詔都水使者

王宗望亟往廣武埽提舉救護 壬寅上謂輔臣曰廣武
埽危急聞去洛河不遠頃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中使往
視之輔臣出圖及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欲水勢
趨南岸今時止已止河必減落然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
行按視爲淤堤及去北岸嫩灘李河順直則無患矣 都
水使監丞馮忱之言廣武埽危急水勢刷塌堤岸欲乞築
濶水淤堤一道詔令馮忱之李偉郭茂恂相度從長措置
戊申詔差入內高品黃汝賢往廣武等埽傳宣撫問救
護天河堤埽官吏役兵口賜銀合茶藥緡錢有差 庚戌
權京西轉運使郭茂恂言洛水暴漲已開澗口開放水有
靈蛇見土人以為河流將平之驗詔令差官到於京西

轉運司都水丞南外丞言河流漸順別無黃水透入洛河於滑汴可保無虞 癸丑詔差權工部侍郎吳安持乘傳往廣武埽及洛口措置救護 甲寅都水使者王宗望奏廣武埽已刷塌地步濶遠塌透大堤須修築埽岸役兵數少持乞在京壯役廣固共三千人并下京東都大司於緣汴裝卸人內除府界泗州外皆差刷南京界以下裝卸一千人並吏部差有心力使臣取押內廣固壯役差云貝裝卸東京淮南各一員依例支破逆馬驛券兼程前來其人兵限使臣到並一日內起發及令本處支借附帶公用銀并等赴役御批除廣固指揮不差外餘可並依所奏日下便與處分 丁巳上諭執政聞河埽久不修故幾壞者數

處魚池原武陽武皆已遣水官乘傳疾置復役昨日報洛水又大溢注於河若廣武埽壞大河與洛水合而爲一則清汴不通矣京都漕運殊可憂宜亟命吳安持與王宗望同力督作苟得不壞過此亦須藉置爲久計安持強幹可倚其促安持往營度之皆對曰但雨止則可無虞臣等謹奉命退當召安持至政事堂以聖意諭之 壬戌吳安持言廣武第一埽危急即自決口與清汴絕近緣河洛之南去廣武山千餘步地形稍高則鞏縣東七里店至洛口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詔吳安持等再行相度如果利便即計的確工料結罪保明已聞 八月丙子以權戶部侍郎吳安持爲權

工部侍郎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剛埽堤身二千餘步與
清汴絕近接洛河之南去廣武南五六百步或千餘步地
形稍高自鞏縣高七里店至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餘里可
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都
水使者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各稱利使外其南築大堤
勦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別相度保明從之 辛巳都水
監言河勢緊急緣陽武埽逼近京城請速那官同共提舉
固護詔差開封府推官趙越疾速前去救護 壬午詔差
權工部侍郎吳安持前去都大提舉開修新河等工役及
令南水丞李偉勾當洛口王維同管開修 九月乙丑曹
布再對陳河防不可輕動枉費財用如吳安持見開洛河

外職未以為常用夫四十五萬若洛水小引水傍山無益
若泛濫自當就下徑入黃河豈肯如人意傍山而入汴上
頭之 十月己巳權工部侍郎吳安持言洛口別開新河
引導洛水近南行流已畢工放水乞除提舉官員外自餘
官吏相度節次存減從之 十二月甲午戶部尚書蔡京
言本部財用皆自東南漕運以充歲計今年上供物數十
無二三到者而汴流今已閉口臣責到提舉汴河堤岸楊
炎壯稱自元豐二年導洛通汴至元祐元年八年之間不
曾閉口如遇冬寒差兵行凍並不失事乞依元豐條例從
之 二年正月戊戌宣政使宋用臣言昨自元豐二年四
月內導洛通汴六月成功放水四時行流不絕過冬凌結

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壅遏自元祐二年每遇
冬深使行閉塞使河流涸竭殊不完當日導通之憲欽乞
於正月內擇日開撥放水歸河永不閉塞四時流通如遇
凌結止可將西五斗門減放節限水勢如患民河行流則
自無壅遏之患於國家有萬世源源不絕之慶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

哲宗皇帝

三后 廢后附

元祐五年六月辛丑太皇太后宣諭軍臣呂大防等曰皇帝春秋漸長將來納后儀式曾令入內侍省檢尋天聖二年納郭皇后景祐元年納光獻皇后行禮之次第各為年深並無據口兼其時只是降制違冊不曾御殿禮甚簡畧有司故事必有存者可以講尋大防等乞還而討論

六年七月乙丑軍臣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太皇太后曰取其便近事不必拘泥古昔大防等曰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極不違安外間謂在京臣僚之家皆蒙取索家狀惟高

向二族獨未取索求議深以爲貴太皇太后曰采擇近百
除家猶未有契合者高家不聞有人向家亦曾取索尚未
供到然此非小事困難輕議大防等曰太皇太后深自損
抑聖德高遠固非臣等所能擬議然爲國家計則自當付
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勳戚之門漢之陰鄧是也而當
時亦不以爲嫌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時則無不可
今若自詔外家誠亦非便 八月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
禮儀制太皇太后曰近向家供到未有相當者高家諸女
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應采擇又云選后當以賢德
爲先不在姿質固知如此然人家子女養於閨門賢與不
賢人安得悉知選擇之際惟見門閭與人物耳此事亦係

其人之福力可勝也 七年三月庚戌禮部言據太常寺
修撰到納后儀注命使納米問名納吉納成吉期發冊奉
迎尚宮導皇后詣福寧殿之大次以俟至日補後皇后車
入宣德門禮直官通事各入前引侍中跪奏中殿內侍轉
奏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福寧殿宮人侍衛如常儀尚
宮引皇后出次詣殿庭之東西面立尚儀跪奏外辦請皇
帝降坐禮迎尚宮前引詣庭中之西南東面揖皇后以入
皇帝導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各就榻前立尚食跪奏食具
皇帝揖皇后皆坐尚食以饌進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尚
食以酒進皇帝皇后俱受爵飲尚食以饌從再飲如初三
飲用盞如再飲尚儀跪奏禮畢皇帝皇后俱興尚宮請皇

帝御常服尚寢請皇后釋禮服入帷次日以禮朝見太皇太后皇太后參皇太妃如宮中儀詔依 四月初三省樞密院進呈太史局勘婚文字呂大防曰雖云勘婚先須門關於門關中勘乃可王巖叟曰不取於勛德之家無以服人心久之□□ 二月乙卯太皇太后始宣諭云近選得九家十女惟孟家最可但長三歲然年頗殊未及王巖叟曰不知是正出否應曰王廣洲女嫁孟在生此女大防等因言只恐為勘婚又難成就太皇太后曰予堂官鄭雍揚畏疎官屢策姚覲總有文字乞不用陰陽之說亦欲與公等詳簿吏不勘驗如何皆極贊美後兩日遂進呈納后不當勘婚并孟家舊祭選召到子樞密院再對太皇太后問

志秀等亦聞孟家子細否對曰孟在善人小官門戶靜別無事又宣瑜曰不欲選於貴戚家此恐其驕驕即難教志秀曰如孟在等人家自然不驕亦須易教不在富貴中生則必謹畏太皇太后曰然及是月甲寅太皇太后宣瑜孟家女入內能執婦禮可降制立為皇后大防奏曰侯擇日應曰今日明日皆好只就明日降制王蒙叟曰太皇太后宜降一手書付學士院庶於事體為順從之又詔及后家故事大防曰漢時賜于厚恩曰漢時遠且說唐時大防曰唐時不見又問本朝大防曰有之但都無文字必是出於內庫若不賜于必作債遺眾都堂召范百揆梁燾瑜以今日降手書及於制中要見奉母命之意又今國史院檢孟

元傳送學士院乃擬手書草藁送入戊子手書曰吾近以
皇帝年長中宮未建歷選諸臣之家參求賢德故為軍都
虞侯贈太尉孟元孫女開閣之後以禮自持天姿端靖雅
合法相宜立為皇后付學士院降制施行典禮並依已降
指揮 己未丙出制書立故為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贈
太尉孟元孫女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修禮冊命 己卯
王巖叟取歷代皇后事迹可以為法者編成白書名曰中
宮懿範上之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命使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 紹聖三年九月甲寅上
批皇后孟氏縱欲失德姦構奇邪上則不足以懿範內令
下則不足以章明婦順朕躬累豈太后孟太妃聖旨恭奉

玉音可廢居道館仍賜四字仙師號并法名仰三省樞密院同定 丙辰御延和殿見宰臣執政官詔曰皇后孟氏秀惑邪言陰挾媚道迨從究治驗佐甚明獄辭具乎覆案無與朕夙夜惻怛寢食靡寧難以私恩而屈大義躬秉兩宮慈訓恭被玉音失德若斯將來何以母儀萬邦上承宗廟可上皇后寶冊廢居瑤華宮賜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賜紫法名冲真其居處供帳服用廩給之類務從優厚稱朕所以始終待遇之意初后朝謁景靈宮託事就坐之嬪御皆立侍劉婕妤獨背立簾下后問中人陳迎兒唱曰解開婕妤背立如故迎兒退歸有不平語繇此聞中皆愈冬至日會朝隆祐宮候見於他所后所御坐朱髹金飾

宮中之制惟后乃得之劉婕妤在他坐意家頗況其從行
者為易坐製與后等眾皆側目有不能平者故傳唱曰皇
太后出后去所口婕妤亦起立奉各復所或已徹婕妤坐
頓於地婕妤懟不復朝泣而去且訴於上時內御郝隨用
事謂婕妤曰母以此戒戒願早為大家生子此坐終當為
婕妤有耳會福慶公主病后有姊媼頗知醫常已后危疾
以故出入掖廷授公主藥弗效迺取道家治病符水以入
宮媼以示后后變色問曰此何從來媼對以晉后曰六妤
寧不知中禁嚴亟與外舍異耶戒令存之俟上至言所以
然已而上過視公主疾后持以告上上曰此亦人情之常
耳后即取符藥於前宮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方公主病

羊忽有紙錢在考后顧視頗惡忌之意自媿好所遣人持
來蓋有疑心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及尼法端與供
奉官王堅以左道爲后情伺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句
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堅坐以家所藏雷公式示
法端又以所得南方楓木同法端卽光教院造式作后構
祠有所厭者伏所求者得等語式成恐門戶變察以生衆
覆之而入法端坐與堅同造式又嘗令堅求問巷間所謂
醜駒媚蛇露叩頭蟲者欲以進后令佩往上寢殿燕氏坐
上過後閣作歡喜字號符取灰將置茶中以進會上不欲
茶而止又用和水以灑御路奠上數來又令堅繪劉媿好
像以大釘釘其心又欲取五月中祭死宮人燒死灰置劉

寢幾其以此疾志死又數出家針各一燒符置剗閣中皆以厭況卒無驗獄成侍御史董敦逸錄問遂詔廢后降后父慶州防禦使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在焉榮州刺史漆差鄧州總管王堅法端然此皆處斬凡所連逮以等第定罪經由夫幾察官取杖賄金有差先是上諭輔臣曰始因陳迎兒者造爲語言激怒中宮淑皆曰然上曰已杖脊逐之矣詔獄切起禁中被逮幾三十人甚楚甚峻皆宦官宮妾柔弱之人暨錄問罪人過庭下者氣息僅屬或肢體已毀折至有無古無一人能聲對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從旁以言脅之躬遠畏禍不能剛決乃以奏賄上蓋宰相韋博迎合於外而隨橋排於內莫有敢異議者既降案付

三省樞密院約法悖會執政李清臣曾布許將蔡卞及刑部官徐鐸等議或謂雷公式未成以造作不如法及蔡未進恐不可處極典曾布曰驢蝎蛇霧是未成否哉皆雙然布仍諭法官但當守法法官遂執議堅等三人皆處死是日上諭輔臣曰朕待后有禮不意其所為如此朕日夜沐浴至為之發寢食今日之事誠出於不得已上言及此惻怛見於顏色臣博臣清臣布臣將臣下奏曰發后大事也臣等見素辭如此不敢復有開陳陛下為社稷宗廟大計誠出於不得已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台位號者推上遺意而行之也

新錄辨誣曰紹聖中章惇為相扶姦固寵交結嬖倖動
搖中宮致昭慈聖獻后之廢天下克之其素詞所坐事
有至猥褻聞卷不為者當時宦侍治獄於掖庭宮妾輩
被掠誣服舊錄遠據而書之豈不虧損懿德哉公採撫
事口業削舊文以辨誣謗皆有所從瑾條畫之附於後
庶後來有可考亦是少慰在天之靈矣自上批至稱朕
所以待遇之意已上並舊實錄文全載二詔自初后朝
謁景靈宮至錄此間中皆念已上係曾布日錄所載今
刪潤修入以見事因自冬至日至終當為婕妤有兩已
下條修撰官臣某紹興八年秋八月七日陛對面聞今
上皇帝聖瑜及昭慈聖獻皇后誣謗甚悉如口坐上借

之事皆昭慈親言之聖諭又曰紹聖中宮之發外則章
惇內則郝隨二人之罪甚大非哲宗本意也命輔臣載
於時政記矣今亦參考添修於後自會福慶公妻病至
厭鬼之端作矣已上並依孟忠厚所稱親聞於昭慈聖
獻皇后之事本館見修宣仁聖烈皇后傳始末用高世
則所供事實紹聖中宮厭鬼之寃其端止坐於后姊六
夫人持符以治福慶之疾耳今據實修潤自方公主病
革至益有疑心已上條修撰官臣某陞對所聞聖諭分
據實修入自未幾后奏母聽宣夫人燕氏至貶秩贈金
有差已上用舊實錄所載燕氏等罪按及參合曾布日
錄所載按詞書之舊錄所載多上証昭慈王堅燕氏等

厥魁事已涉劉妲奸者皆刪去不書此可見當時文官
用意姦邪欲罔天下後世使不知事所從起也今除去
誣謗昭慈太甚之語止云某人坐某事以見按詞中所
通事蹟其後有善楚善峻之証則從政廷等毀鍊誣罔
之罪明矣自先是王瑜輔臣至秋蘇遂之已上用曹布
日錄修入以卒前所載陳迎兒事自詔獄初起禁中至
無敢有異議者已上條曹布日錄所載布記振廷秘獄
甚詳其言連繫幾千人與今口所劾皆宦官宮女柔弱
之人皆其本語又載孔元宿端王口復聞善楚聲甚峻
則是可為從政毀鍊之証明甚至錄問時罪人無舌事
士大夫素皆相傳孟志厚自說亦同元符末黃巢上書

其言與所傳正相符合今並採用其語如曰宰相迎合於外都隨擲排於內蓋與今上皇帝至諭大臣之意合其可信明矣自既降按付三省樞密院酌法至堅等三人皆處死已上並嘗布日錄所載法官初欲從輕因布言故三人卒處死後元符初欲復后位執章諱數以此語持布就重法官不敢違布乃曰如此當時何以不言議罪論法莫須是宰相否然則廢后之舉得罪固大布亦預焉布自述其過於日錄中故表而出之自是日上諭輔臣至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已上並從舊錄所載上語及軍執等語自其後董敦逸表至上乃然之已上並係嘗布日錄所載影逸錄問於前而論奏於後言固

不足時過矣上初欲逐敦逸甚銳宰相以理開陳遂止
 蔡卞激怒之辭至幼弟聽也雖古明君聽言之美何以
 加此後元符末復后位號太后謂輔臣曰先帝末年頗
 有悔意由此觀之使當時輔弼侍從臺諫皆得賢臣引
 義交爭則上意之回必矣惜乎羣公皆為將迎之說及
 事已但能交口言惟願少寬聖心以幸天下耳其罪可
 勝誅也哉自後上頗有悔悟意至推上遺志而行之也
 已上用黃策元符中所上書修入策坐此書為蘇京所
 惡□□□□□□為孟遠即其載哲廟語章惇疎我名
 節當時耳目所安事必非妄又可見人主悔悟之實政
 未而書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以皇后王氏考惑邪言陰邪媚道
迨從克驗證佐甚明而陛下能斷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
宮慈訓廢皇后王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
日士庶惶恐成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之或相與為
之咨嗟彈指良可駭也蓋以所治之獄不經有司雖聞追
驗證佐而事迹秘器朝廷之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
足怪臣竊謂自古推鞠獄訟皆付外廷未有宮禁自治高
下付閹宦之手陛下但見素情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
萬一免濫為天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
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制院例行推勘庶得實
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無怨言今事不經有司

此成宦官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施行不勝幸甚 十月壬戌侍御史董敦逸上疏論瑤華
不當廢其略曰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
天為之陰翳是人不欲廢之也人為之流涕是人不欲廢
之也且言嘗錄問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不報 丁丑侍
御史董敦逸又奏疏論瑤華不當廢上批付三省堂吏白
章惇等欲與樞密院同上翌日既對上怒曰敦逸不可更
在言路曾布與章惇計將皆言願陛下且正容且言此事
只宜靜不可令聞敦逸罷然則從官言官必有議論恐更紛紛
上曰不過是同類蔡卞見上怒且恚堅遂言須臾默乃可
別白是非敦逸歸問了却許多時方有議論惇曰敦逸天

字中亦云十月六日曾有章疏布曰陛下親攬政事方欲
開廣言路以來忠言謹論兼祖宗以來言事官雖狂妄多
不肯加罪陛下以天地之度函容四海何必與敦逸較曲
直亦何必於此須別白是非上曰言事官敢責不少博曰
言外廷事不當致可欺上曰常安民亦敢與知軍布曰且
乞函容臣非敢違戾但恐上累聖德下又曰敦逸云恐得
罪天下後世他既得罪則陛下當如何布曰臣等固不敢
以敦逸之言爲當固知其無理趣但其聖意且函容耳博
曰臣觀其天詞殊無倫理皆不可曉又云乞詳的施行不
知今朝廷如何施行若使罷黜誠恐衣輪紛紛却駐紫朝
廷許將亦再三陳述言願陛下且函容不爾成小子之名

矣市曰此事施行已久幸無議論今乃以悖逆一言致衆人紛紛極未使市又言欲因孟在貶以獄辭告中外使人知中言失德之狀悖將亦助市言以爲當然下曰且與一知州布曰知州與知軍何異因怒目視下云若賊教逆而衆人更有議論何以處之下無以對徐曰衆人莫與教逆不同却可怒布曰此論不當不可上又曰須知軍清臣遂言頌聖旨布厲聲詰清臣且曰臣未敢奉詔清臣曰且與罰金布曰此尤無義理若罰金更不若罷黜悖亦以爲然上怒曰三省與一知軍布少悖徐曰且乞函容將亦言恐未可行布見二人皆不變遂復助之上意稍解曰且休然必不已待再有文字行違布與悖皆稱善元符二年

八月戊寅賢妃劉氏生皇子 九月丁未詔主賢妃劉氏
為皇后閏九月乙未皇子薨

配饗

元祐元年四月禮部言太常寺狀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
宗皇帝配饗功臣並於山陵前下兩制定議當寺謹按唐
配饗功臣如肅宗以苗晉卿裴冕憲宗以裴度高崇文李
愬皆多歷歲年方詔配饗及國家配饗功臣太祖皇帝以
趙普曹彬太宗皇帝以薛居正潘美石熙載並咸平二年
制下所有將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功臣配饗今參
詳政事在前緣仁宗皇帝配饗功臣係於山陵前下兩制
定議英宗皇帝配饗功臣係在山陵後降朝旨以大司徒

韓琦太師曾公亮配饗今來神宗皇帝神主祔廟配饗功臣合自六曹尚書以下至侍制以上及太常秘書省長貳同議從之 五月辛丑禮部言祖宗神御並合塑配饗功臣侍立太祖神御前塑趙普曹彬太宗神御前塑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神御前塑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神御前塑王曾曹瑋呂夷簡神宗神御前侍臣乞先行議定本朝配享功臣修塑如未議定請依例權塑侍臣一員從之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按尚書莊子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恭惟神宗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政老共圖大治伏見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直疎操術闊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初訪落春過持

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受君之志雖沒不忘以配享神宗
皇帝廟庭實爲宜稱詔從之切議或欲以吳克太常少卿
鮮于侁曰勲德第一惟富弼爾本朝舊制雖用二人宜如
唐朝止用郭子儀故事只以弼一人配享議遂定 三年
十二月甲午江寧府右司理參軍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
歸用古正言劉安世翰林學士蘇軾言也安世言臣伏見
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饗於神宗皇帝廟庭中外
喧傳頗駭羣聽臣聞大聖中踐惟演嘗請以莊獻明肅太
后莊懿太后並享真宗廟室以布帝意是時御文筆范
諷劾惟演種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鎮臣竊謂惟演位兼
將相言之未爲太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嚴宗廟

也今禮以疎遠微賤之臣侔姦邪觀望之志陵茂公議妄
論典禮使安石功德茂者實從配饗在禮之分猶不當言
而況輔政累年曾無善政殘民姦國流弊至今安可侑食
清廟傳之萬世如禮狂僭宜輕併伏望陛下以春秋之
法誅其始意重行蠲極以明好惡弑言臣先任中書舍人
日初奉學官臣曾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禮蒙朝廷差
充郟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見禮上疏言朝廷當以故相王
安石配饗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者棄市自高后
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
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臣以
配食列聖蓋自天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大

下公議所屬不在此選奏議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使疎遠小臣即出私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矣竊以安石平生所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聖鑒先帝入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以散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說大義已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饗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為至當體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廷漸進非說陰唱羣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徼倖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倖從謬於知人比引此人以汙學校皆又隱而不言則固上黨姦其罪愈大謹自劾以待罪伏望

聖慈特赦有司議臣妄舉之罪早賜責降以儆有位
六年二月辛丑詔以富弼預配饗功臣其遺表恩澤特許奏
異姓一名餘人無得引例劉子紹庭請奏賜故有足詔

紹聖元年四月甲寅詔設觀文殿學士某禧觀使守司空
刑國公贈太傅王安石配饗神宗皇帝廟庭

石 二年二月丙寅詔罷富弼配饗神宗廟庭初元祐定
弼配享天下以爲宜至是謂弼得罪先帝罷之翌日曾布
對上即問布已罷富弼配饗何如布曰臣自元祐中聞之
固已訝其不當弼最不爲先帝所悅乃以配食事亡如事
存義所未安先帝經營政事以王安石爲相君臣相得之
際近世之所未有矣安石而用弼豈先帝之心哉但元祐

之人偏執已見不恤義理之所爲耳

皇宗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十三